

中國戲曲音樂學院研究編
民衆小說戲曲讀本

監酒令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399B

世界書局印行

民衆小說戲曲讀本凡例

一、本讀本係由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編訂，作爲中國戲曲音樂院戲曲學校課本。茲爲供應一般社會民衆之需要，定名爲民衆小說戲曲讀本。

二、讀本之程序分下列五項：(一)故事；(二)劇詞；(三)考證；(四)注釋；(五)總評。

三、二故事二項，係按照劇中情節，演爲小說體裁，文字簡明活潑，可以引起讀者對於劇詞的興趣。

四、[劇詞]一項，係將劇中原來詞句，或原來穿插，凡有不可解，不生動，或與現代思潮過於抵觸之處，一律加以修訂或改編而成。

五、[劇詞]之前，概將劇中人及當行脚色，依登場先後臚列。按戲本舊例，無二生二旦同場者，各傳奇皆然，舊鈔本皮黃亦如此；但今北平戲班，已無「外末」「小旦」……等名目，且有四生四旦同場之時，若用舊例，必致不敷分配，故今列脚色表，概依京班。

六、凡劇中情節，有涉及史事，及諸家小說傳奇者，皆加以簡明的「考證」。

七、凡劇中的人名，地名，或難解字句，皆加以簡明的「注釋」。

八、凡劇中遇有應讀方音之字，酌加國語注音字母；其習俗所用語辭，非文字所能表白者，則以國語注音字母代之。

九、讀本之末，附有「總評」一項，係用新的眼光，將劇中所包含之意義，與藝術上的價值，加以評論。

十、本讀本草創伊始，凡有未盡善之處，容以後繼續努力，以求改進。

監酒令

一 故事

封面劇照

戲曲學校學生

儲金鵬飾劉章

張金樑飾二呂

王德博

飾二呂

漢高祖死了，把帝位傳給了漢惠帝，惠帝是呂后所生。高祖在時，因寵愛一個姓戚的姬妾，想把她的兒子如意立爲太子。不料大臣多起來反對，只得將此意打消，封如意爲趙王。

惠帝卽位以後，尊呂后爲太后。那呂后生來殘忍，先把趙王召進宮來，用鴆酒毒死了；又將戚夫人的四肢斷下，挖去眼睛，用藥把耳朵塞住。把舌頭瘥了，拋在茅廁屋內，每天喂些糟糠，命人呼爲「人彘」，藉報昔日擅寵之仇。

圖

藏書

273820

監酒令

惠帝爲人，却不像他母親，一向很是仁德，因見弟弟被毒死，戚夫人慘遭這樣的待遇，不覺心痛號哭，一病歲餘。後來疾病雖然好了，眼看他母親參預政治，作威作福，朝政日非，自己又不敢干涉，只得索性縱情酒色，不聽政事。這樣在位七年，便憂鬱而死了。當初惠帝在時，沒有兒子，呂后取了別人的兒子，把他的母親殺了，立爲太子。惠帝死後，這個太子便卽了位，呂后臨朝稱制，把自己的兩個姪兒都封了王：呂祿爲趙王，呂產爲梁王。一二呂雖然封了王，只恐劉氏宗族，與滿朝文武不服，於是彼此商議道：「如今惠帝無嗣，姑母垂簾聽政，封我等弟兄爲王，頗有以呂代劉的意

思，只恐劉氏宗族，與滿朝文武不服，故不敢公然發動；我等何不趁此機會，奏請太后，大封呂氏宗族，那時勢大權重，誰敢藐視？便欲舉事，也自容易多了！」主意既定，便將此意奏請呂后。呂后也早有此心，難得二呂先自體會出了，立命內侍取出文房四寶，親自寫了一道旨意，交與二呂，命到各郡縣調查，凡屬呂姓宗族，一齊宣至朝廷，聽候封賞。二呂領旨去訖。過了此三時，衆呂姓齊集京城，朝見以後，俱各封賞。呂后安排在未央宮擺酒，大宴諸呂，不題。不想這個消息，傳入周勃王陵陳平灌嬰等耳中。他們俱是高祖的舊臣，聽說呂后如此舉動，顯係欲以呂代劉，如何不吃了一

驚。便也聚集一處，商議保劉滅呂的方策。王陵首先開言道：「當初高帝刑白馬爲盟，謂非劉氏，不能爲王。如今太后大封諸呂，紊亂朝綱，我等若不設法諫阻，豈不愧爲漢室的大臣？」陳平道：「此時太后旨意既出，就是我諫阻，也難以挽回；而且諫之不從，反受其害。不如聽其所行，再作主意。」周勃灌嬰二人，也讚成此議。惟獨王陵怒道：「高帝盟誓時，諸君不都在內耶？今欲阿意背約，死後有何面目去見高帝？」陳平從容道：丞相未免性急！我說不必諫阻，正因另有用意在內。齊悼惠王之子，朱虛侯劉章，乃高皇帝的嫡孫，現在統領禁軍，年輕氣壯，甚得太后之心。若

得此人剷除諸呂，何慮社稷不安耶？」王陵道：「劉章乃是呂祿的愛婿，那有反戈殺岳父的道理？」陳平笑道：「有何難哉？此人久憤劉氏宗族，不得要職，我所深知，只待今晚他來巡察宮禁，我等可一旁候立，先用言語激動他，他乃年輕氣盛之人，必然發怒；等他發怒時，再授以殺呂之計，自然可望成功了。」王陵聽說，連聲呼妙。這時二更時分，月色如水，王陵周勃陳平灌嬰等，一齊屏住聲息，站在宮門外面。遠遠看見劉章，帶領一二十禁軍，從宮門內巡查而來。見了王陵等，不覺問道：「夜已三鼓，列公齊聚宮門，意欲何爲？」王陵上前道：「朝中有一新鮮事兒，君侯可知

道否？」劉章愕然不知。王陵繼續道：「太后有旨，大封呂氏宗族爲王，明晨未央宮中，大宴諸呂，此事君侯可會知否？」劉章道：「此事早已知道了。」王陵道：「昔日高皇帝有言：非劉氏宗族不得爲王，如今呂后大封呂氏宗族，我等不避斧鉞，特予黑夜前來與君侯商議。」劉章道：「列公豈不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如今只須列公相將和睦，自然無憂了。」王陵道：「話雖如此，無奈呂祿等掌握兵權，一朝有變，恐炎漢社稷，不日就要歸於呂氏了！」劉章沉吟半晌，道：「事在倉卒，列公有何良謀？」王陵向陳平使了一個眼色，陳平會意，趁機湊上前道：「良謀倒有；

只消君侯不懼怕呂祿呂產，此事便好辦了。」
劉章不解其意道：「呂祿乃是我的岳父，呂產也是劉氏的至戚，我爲何懼怕他們？」陳平見他還是向着呂氏，不好直接用話打動，便轉過口道：「聽君侯之言，漢室江山，遲早還要斷送在姓劉的手中的！」劉章瞠目問道：「此話怎講？」陳平正色道：「高帝乃是呂家的女婿，君侯也是呂家的女婿。當年高帝在位，諸呂不敢藐視；如今君侯統領禁軍，呂祿等就想篡奪！想呂祿等若不仗君侯之勢，怎敢起這叛逆之意？這不是漢室江山，遲早還要斷送在姓劉的手中嗎！」劉章滿臉不悅，向陳王諸人道：「列公俱是漢室舊臣，何以看事不救，偏將這臭

名向我來推呢？」陳王周權等齊聲道：「君侯現掌禁軍，我等空懷忠義，有何裨益？」劉章沉吟道：「列公有何指教？」陳平上前附劉章耳底道：我等欲保劉滅呂，只恐力量不足。明日太后在未央宮擺酒，大宴呂氏宗族，君侯可將禁軍傳齊，在午門外埋伏；一面君侯單身闖席而入，請爲監酒令官，找那狂妄喧嘩之人，立卽斬首，使諸呂知劉氏有人，不敢再懷篡奪之心。萬一有了變故，我等披甲在外，指揮禁軍接應，管保將諸呂圍困，殺得一個不留。我等早想出了此計，只恐君侯懼怕呂祿，不敢相助耳！」劉章道：「有何不敢？明日清晨，列公可在午門候信便了。」陳平等大喜，各自回去，

準備不提。次日一早，劉章便將禁軍埋伏在午門以外。看看已將近午，呂祿呂產帶領諸呂，齊入未央宮，謝恩赴宴去了。劉章闖入宮門，正值諸呂謝恩已畢，太后與諸呂，舉杯敘親，暢飲作樂。劉章叩見畢。太后問道：「朱虛侯進宮何事？」劉章奏道：「聞得太后大宴宗親，臣請爲監酒令官。」太后道：「今日會合宗親，乃是家宴，卿可入席同飲。」劉章謝恩畢，便入座同飲。太后封他爲監酒令官。席間，劉章又奏道：「臣乃將種，請以軍令行酒。」太后平日對於劉章，頗加愛重，即便准奏。於是劉章聲言道：「今日太后大宴宗親，君臣同樂，命我爲監酒令官，我有一言奉告。」衆呂齊聲領

教。劉章道：「一不許囉唆；二不許捱杯；三不許逃席。若有違犯，定按軍令處罰。」衆呂雖然不悅，怎奈監酒令官是太后所封，亦莫如之何。惟獨其中有一人，名叫呂恥，因仗着太后的寵愛，不服劉章。飲至半酣，呂恥故意離席，要行大便。劉章喝道：「令官在此不准逃席！」呂恥冷笑道：「你不要太使威風，太后在此飲宴，我等席上拉屎，可不是玩的！」說罷，望外就走。劉章大怒，拔劍趕去，揮爲兩段。衆呂悉數變色。太后向劉章叱道：「監酒令官無非總司觴政而已，豈可隨意亂斬，若不念在先帝之恩，理當斬首。快快出宮去罷！」劉章謝恩出宮，正遇王周陳灌，披甲按劍，在

午門外候信。劉章將殺了呂耿的話，說了一遍。王陵等齊皆稱快。陳平道：「君侯殺了呂耿，諸呂必不甘休，莫如趁此機會，擒諸呂而殺之，一鼓殲滅乾淨，另立劉氏之後爲帝，大漢基業，纔能從此穩固也！」見事已至此，躊躇何益？便傳令衆禁軍站立兩旁，聽太尉周勃諭話。周勃傳諭道：「刻下呂祿等欲行篡奪，朱虛侯要仗爾等殺賊勤王；爾等服劉氏者左站，服呂氏者右站，本尉自有調度。」衆禁軍沒有一人右站的。於是周勃傳令，一齊殺進宮去。這時呂后見殺了呂耿，悶悶不樂，早已稱醉離席，退入寢宮去了。衆呂見太后走後，羣聚商議道：「劉章擅殺呂姓宗親，太后懦弱無斷，

不能爲呂取報仇。目下的形勢，有姓劉的，就無姓呂的。我等何不趁此機會，剿滅劉氏，以取天下？」商議既定，便推呂祿爲領袖，帶領諸呂，預備殺出朝堂，先擒劉章王陵，然後再逼太后禪位與呂祿。呂祿大喜，正欲帶領諸呂殺出宮門，不想周勃等早已殺進宮來。諸呂那裏能夠抵敵？呂祿見勢不對，便呼劉章道：「我婿爲何縱兵來殺岳父？」劉章大聲喝道：「誰是你的女婿？我等都是大漢的臣子，現在領兵前來殺賊，不聞有岳父在內！」呂祿還想說話，周勃舉槍，直向他的胸窩刺來，呂祿大叫一聲，倒地而斃。呂產正欲奪路而走，也被劉章一劍刺死。衆禁軍個個爭先，少頃，呂氏家族

數百餘人，悉數死於非命。未央宮的門外，已流成一片血河。周勃等收兵，回到王陵的府中，共議立新帝的事情。後來立了文帝。這一場禍亂，就此結束了。

一一 劇詞

劇中人

文 堂 [淨]

呂 祿 [淨]

呂 產 [淨]

四 監

宮 女

呂 陳 周 灌 王 張 八 四 劉 禁 將 報
后 平 勃 嬰 陵 蒼 呂 套 章 軍 官 子
〔旦〕 〔生〕 〔淨〕 〔淨〕 〔生〕 〔生〕 〔淨〕 〔生〕

▲第一場

(四文堂引呂祿(註一)呂產(註二)上)

呂祿(自)沛縣(註三)英雄膽氣豪，攀龍附鳳

隨蕭曹(註四)。

呂產(自)蕭曹去後張良(註五)老，欲奪山河

作漢高(註六)。(同自)本藩呂祿，呂產。

呂祿賢弟，你我叨蒙祖德天恩保佑，祖父

將姑母配與劉季，滅秦破楚，一統山

河，同享富貴。如今高皇已逝，姑母

稱爲太后。雖然封我弟兄爲王，只恐

劉氏宗族，與滿朝文武不服，如何是

好？

呂產這有何難，且待太后臨朝，你我再奏

一本，言道昔日周武王(註七)坐鎮天

下，封同姓爲諸侯；高祖登基封劉氏爲王。如今太后一統社稷，理應大封呂氏宗族爲王。以固根本而重宗親。免致讒臣陷害。只要太后封了呂氏宗族，那時勢大權重，誰敢藐視。

賢弟所言，正合吾意。但等太后臨朝，一同啓奏。香烟渺渺，諒太后陞殿來也。（同）請！（分下）

▲第二場

（四太監四宮女引呂后（註八）上）

呂后（引）佐劉興漢，定天下國泰民安。

呂產 呂祿（同上白）臣等見駕。願太后千歲！

呂

后

平身！

呂

產

千千歲！

呂

后

丹陽鳴鳳百禽驚，一統山河享太平，

行將下詔封諸呂，厚集朝權固本根。

孤乃高皇帝正宮呂后是也。漢皇晏

駕，惠帝（註九）無嗣，故由本宮垂簾聽

政，以安社稷。幸爾羣臣拱服，諸侯

畏懼。正是且將鍊石補天（註十）手，權

作臨朝聽政人。

呂

祿

臣啓千歲，方今諸侯逞強，國權不

振，呂氏宗族，俱是貧寒。伏乞太

后，大封呂氏宗族爲王，以壯宗譜而

固根本。願太后察之。

呂后 正合我意。歸班候旨！

呂祿 謝千歲！

呂后 內侍，看文房四寶伺候。(牌子)旨意一

道，命二卿卽往大封同姓宗族。明日齊赴未央宮(註十一)飲宴。

呂祿 (同白)領旨！請駕回宮(尾聲同分下)

▲第二場

(陳平(註十二) 周勃(註十三) 王陵(註十四) 灌嬰(註十五) 同上)

王陵 破秦滅楚定咸陽(註十六)；

陳平 入關約法有三章(註十七)；

周勃 爲因四海稱仁德；

灌嬰 一統山河屬漢王。(同)某

王陵 右丞相王陵。

陳平 左丞相陳平。

周勃 太尉周勃。

灌嬰 潁陰侯灌嬰（同）請了。

王陵 列公！吾等自從高皇破秦滅楚？九載

而成帝業；如今高皇晏駕，太后攝政。呂氏弟兄專權亂政。你我雖掌朝綱，難以調遣，如何是好？

惟有盡心竭力，以聽天命。

陳周灌
平勃嬰

張蒼（註十八）（上自）丹詔封諸呂，赤心報衆臣啓

稟列位大人，適才太后有旨，命呂祿呂產，前去大封呂氏宗族爲王。明日

齊赴未央宮，大宴諸呂，故爾特來通報。

王陵 哎呀！竟有這等事？爾且再至內庭，探聽明白，不可遲延。

張蒼 是！如今若袖手，頃刻大禍臨。（下）

王陵 列位大人，當初高皇帝立有約章，非

劉氏宗族，不得封王。如今呂太后大封諸呂，紊亂朝綱，列位如何裁處？此時呂后旨意既出，就是你我陳奏，也是無益，只恐反受其禍，不如聽其所行，然後再作主意。

事已如此，只可緩緩圖之。

諸君怎不記高皇臨危託付之言，豈可

周勃
王陵

周 燿

勃 嬰

一旦忘却了。(唱搖板二簧)高皇帝託付言
泰山之重，爲大臣實不應小草隨風。
丞相所論極是，吾等佩服。若保社稷
安寧，必須劉氏宗族爲王，方保無
虞。

王 陵

此論極是！須要早定良謀，方可無
慮。

陳 平

齊悼惠王之子，朱虛侯劉章(註十九)乃
高皇帝之嫡孫。現在統領禁軍，年輕
氣壯，甚得太后之心，此人外貌誠直
內懷忠義。若得此人勦除諸呂，何慮
社稷不安耶！

王 陵

吓！劉章乃是呂祿之愛婿，豈能勦得

諸呂耶？

陳平

嘿嘿！有何難哉？只待今晚，他來巡察宮禁，你只須前去將言語激動於他，他乃年輕氣盛之人，必然發怒，怒則必殺諸呂矣！

王陵

此計甚好，待我今晚就去會那朱虛侯便了。（唱二簧搖板）炎漢家，錦山河，高漢奠定，恨太后，封諸呂，欺壓大臣。今夜晚須同心，挑唆宮禁。

請。

陳周權

平勃嬰

王陵

（唱搖板）平諸呂，與炎漢，就在此行。

（同下）

▲第四場

(呂孝呂弟呂忠呂信呂禮呂義呂廉呂恥同上點降)

當初販鹽。

俱能種田。

總不聞。

還是沒錢。(入同)今日見青天(各通名姓)

列位兄弟。

大哥。

吾等叨在太后洪福之下，都姓了呂，

又有官銜。真乃是個皇親國戚。哈哈

哈。好不熱鬧吓。

什麼叫做皇親國戚。窮得我連褲子都

沒有。頭上草帽，腳上草鞋，真是個

呂弟 孝

呂忠 信

呂禮 義

呂廉 恥

呂孝

衆

呂孝

呂恥

笑話。

呂 孝 你不要着急。古語說得好，天子也有草鞋親。

呂 恥 哈哈！君子亦有窮乎？

莊 丁 （上自）啓各位老爺，太后有旨前來，旌封呂氏宗族爲王侯。大王爺二王爺捧旨前來。即刻到莊，快快收拾接旨。

（丁下）

衆 哎吓！我們都要預備朝衣朝帽。

呂 孝 且候接了聖旨，再辦不遲。

內 （自）聖旨下。（吹打四文堂引）

呂 產 聖旨下！

衆 萬歲

呂 祿

跪聽宣讀！詔曰：敦睦宗族，古禮皆然。周封同姓，漢封宗親。朕奉天命攝政，當大封宗親以固根本。今封呂祿爲趙王；呂產爲魏王；呂孝爲越王；呂弟爲魯王；呂忠爲晉王；呂信爲秦王；呂禮呂義呂廉呂恥；俱封列侯；其餘宗族查出再加陞賞；諸王侯齊赴未央宮飲宴。欽哉謝恩！

衆 萬萬歲！

呂 祿 請過聖旨。

衆 香案供奉。

呂 祿 哈哈！不想我呂氏宗族，如此榮

耀。實萬幸也！

衆 皆託太后之洪福。

呂 祿 太后命爾等，明日黎明，齊赴未央

宮，開筵大宴。爾等俱要前去謝恩。

衆 遵命！

呂 恥 啓皇叔我倒沒錢買鞋帽，先借錢十

吊，與姪兒使用使用。等我領了俸

銀，本利奉還。

呂 祿
產 祿

哈哈！你們都隨我來。（起更）

▲第五場

劉 章 （內唱倒板二簧）微風起，露沾衣，銅壺漏

響。

（四家將掌燈引劉章上）

劉 章 （上唱慢板）披殘星，帶斜月，巡查宮

牆。站立在，金水橋，舉目觀望，但只見，紫霧騰，旋繞建章（註二十）。這龍廷，與鳳閣，俱是一樣。但不見，昔年創業的高皇。到如今，輔社稷，誰是良將。不由人，心悲切，淚洒千行。（自）年少男兒志不同，當知子孝與臣忠，古今多少英雄輩，定國安邦建大功。本爵朱虛侯劉章。乃是漢室宗親，國家柱石。皇帝晏駕，呂后臨朝攝政，命俺統領禁軍宿衛宮庭。咳！不想呂氏弟兄，專權亂政。只恐炎漢，將有鼎祚淪移之禍了。咳！思想至此，好不傷感人也。（二更）（唱慢板）

西皮)憂國家，只覺得，神魂飄蕩，細

想起，又添了，無限愁腸。高皇帝，

三尺劍，起義芒碭 (註二十一)，在泗

上斬白蛇，威名顯揚，用張陳與韓

信 (註二十二)，謀臣猛將。炎漢興，西

楚滅，項劔烏江 (註二十三)。錦山河歸

一統，不能安享，只落得星月冷，空

照未央。

(全上唱搖板西皮)恨呂后，圖社稷，陰謀

妄想，特地來與劉章，暗作商量。

住了！夜已三鼓，列公齊聚宮門。所

爲何事？

君侯可知太后有旨，大封呂氏宗族爲

王 陳周 權

劉

陵平勃 嬰

章

王 陵

王？

劉章 此事業已聞之久矣！

王陵 明晨未央宮中，大宴呂氏宗親。此事君侯可會知否？

劉章 哦！明日未央宮中，大宴呂氏宗族，也是聞之久矣了。

王陵 君侯！天下乃是高皇之天下，昔日曾有遺言，非劉氏宗族，不得爲王。如今呂后大封呂氏宗族，君侯，你想呂后意欲何爲？

劉章 呸！呸！呸！

王陵 吾等不避斧鉞，黑夜特來與君侯商議。

劉章

列公豈不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如今只須列公相將和睦，也就

王陵

是了。
君侯之言極是。雖然吾等將相調和，無奈呂祿等掌握兵權。但恐有變，君侯若不早圖，炎漢社稷，不日歸於呂氏也。

劉章

呀，事在倉卒，列公有何良謀？

陳平

如今別無計較，只恐君侯懼怯呂祿呂產，我等只得俯首歸命，聽其篡奪，如若不懼呂氏宗族，吾等豈不傾心王事。望君侯察之，吾等好作準備。

劉章 咄，咄，咄！呂祿乃是俺的岳父。那

呂產亦是劉氏之至親，俺有何懼哉！

陳平 如此說來，漢室江山，還是斷送在姓

劉之手。並非呂氏謀奪。

劉章 此話怎講？

陳平 高皇乃呂家女婿。君侯亦是呂家的女

婿，當年高皇登極，呂祿等不敢藐

視，如今君侯統領禁軍，呂產就意欲

篡奪，那呂祿呂產，不仗君侯之勢，

他怎敢起這叛逆之意？君侯何故忘親

背本，遺害天下。只恐這篡字是跑不

掉了的！

劉章 吓！列公俱是漢室開國之臣，何出此

衆 言？將這臭名卸在我身上吓！

君侯現掌禁軍。吾等空懷忠義，如今君侯坐視不救。咳！真乃劉氏之罪人也。

劉 章 依列公之見，妙計安在？

陳 平 這有何難？明日未央宮，太后大宴呂氏宗族，君侯只須闖席而入，請爲監酒令官。找那狂妄喧嘩之人，立即斬之。使那呂氏膽寒，方知劉氏之厲害，不敢藐視國家矣！但不知君侯敢是不敢？

劉 章 有何不敢！你看天色已明，列公可在午門候信便了。

衆 吾等披甲接應君侯。

劉章 請！（唱西皮搖板）炎漢家與呂氏，如同鷓

蚌，豈懼那權奸輩，有俺劉章，請列

公，在午門（註二十四），潛踪守望，顯

忠勇，我定要，掃滅秦王。（下）

王陵 哈，哈，哈！幸得丞相將言語激動，

朱虛侯此番進宮，必有所爲。你我速

速傳齊禁軍，早做準備。

衆 請！

王陵 （唱西皮搖板）即須要，傳禁軍，速扎營

帳。

衆 （接唱搖板）午門外，去埋伏，休要聲

張。（同下）

▲第六場

(四太監四宮女引呂后上)

呂后

(唱西皮慢板) 自沛縣，隨先帝，風雲相應，不數載，成帝業，滅楚誅秦，未央宮，誅彭越 (註二十五) 斬了韓信。錦山河，歸一統。天下太平。高皇帝，晏了駕，龍歸海境。嘆惠帝，無子嗣，掌政無人，我今日攝大位，垂簾聽政。幸喜得，年豐盛，百姓安寧。榮祖先，自然要，大封呂姓，好保我，掌朝政，威鎮乾坤。看起來，呂與劉，大局已定。何懼那，蠢周勃，王陵陳平。

(呂祿呂產同上)

呂 祿 (唱搖板) 封王侯，事已畢，進宮覆命。

呂 產 (唱搖板) 未央宮，設御宴，款待皇親。

(同白) 啓太后，奉旨大封呂氏宗族，俱在宮門候旨。

呂 后 宣宗親進宮。

呂 祿 太后有旨，宣呂氏宗族進宮。

入 呂 (內白) 領旨。(同上同唱搖板) 好一個，美錦

人，花上添錦，俺呂姓，俱都是，治國能人。(同白) 臣等見駕，願太后千歲！

呂 后 平身！

衆 千千歲！

呂后 昔日高皇，大封劉氏宗族，我今攝

政，亦封呂氏子姪爲王。爾等須要忠
心竭力，不負我意！

入呂 (同)那個自然！

呂后 賜宴！

呂產 呂祿 領旨！(吹打)

衆呂 臣等謝宴！

呂后 衆卿平身，飲宴！

衆 (入席白) 臣等謹領御宴，請！(排子)

劉章 (上唱西皮快板) 穿蟒袍，戴金冠，威風凜

凜。俺本是，漢宗室禁衛宮庭。今欲
要，除國賊，假意致敬。臣劉章，特
地來，叩賀皇親。(白) 臣朱虛侯劉章

見駕，願太后千歲！

呂后 平身！

劉章 千千歲！

呂后 朱虛侯進宮何事？

劉章 聞得太后大宴宗親。特來把盞！

呂后 何言把盞二字。今日會合宗親，乃是家宴。卿亦當入席同飲。

劉章 既是宗親同樂，理當盡醉方休。

呂后 是吓！理當盡醉方休。

劉章 臣乃將才，不明詩二云子曰，只會軍令，不會酒令，如今須要軍令當作酒令，方無捱盃之人，不知太后聖意如何。

呂后 說得極是，就將軍令當作酒令。如此禮法森嚴，不得紊亂，方無逃席之人，而能暢飲。

劉章 臣也有此意。

呂后 也罷！將這寶劍賜你佩帶，封爲監酒令官。

劉章 領旨！

呂后 劉章！

劉章 有！

呂后 這不過宗親同樂之喜，你作監酒令官，須要謹慎，不可胡亂行事。

劉章 領旨。(唱西皮搖板)朱虛侯，今做了，飲

酒監令，未央宮，俱已是，王侯宗

親。向席前，施一禮，列公俱請。

衆 呂

(白)請！

劉 章

(唱西皮搖板)今日裏，當盡量，同樂太

平。(白)列位王侯。

衆 呂

(同)君侯。

劉 章

今日太后大宴宗親，君臣同樂。俺乃

奉旨作爲監酒令官，有一言奉告。

衆 呂

(同)領教！

劉 章

一要規矩，不許囉唆。二要盡量，不

許捱盃。三要靜坐，不准逃席。若有

違犯，休怪我監酒令官無情也。

衆 呂

(同)我等遵命！

呂 耿

(白)他是個什麼東西，在酒席筵前胡

言亂語，喝酒乃是取樂，這小子是誰呀？

呂 祿 他是朱虛侯劉章，奉旨監酒令官。你且忍耐些罷！

呂 恥 哎！豈有此理！那有這些講究，我去問問他，我喝醉了，要去走動走動。

劉 章 那裏去！

呂 恥 喝不來黃酒，肚內要告便。

劉 章 令官在此，不准逃席。

呂 恥 咦！這不是奇事？喝酒要什麼令官，閃開了，讓我出去！

劉 章 且慢！你不知酒令嚴如軍令？

呂 恥 你可知道屎急勝如官急？閃開！讓我

去拉屎。

劉章 我勸你不要逃席的好。

呂恥 我就逃席，你把我怎樣？

劉章 住了！（唱西皮搖板）俺奉旨，監酒令，

嚴如軍令。你這等，無能輩，何敢胡行。出三尺，龍泉劍，斬兒性命。青鋒起，管教你，頃刻屍橫。（殺|恥|介又殺|廉|介）（唱西皮搖板）斬逃席，向太后，駕前覆命。

呂 產 皇親。（同白）呀，（同唱）監令官，有何能，擅殺

呂 后 （唱西皮搖板）監酒令，無非是，總司觴

政。却如何，認起真，斬殺皇親。

(白) 監酒令官，無非總司觴政而已。豈可隨意亂斬，若不念在先帝之恩，理當斬首，快快出宮去罷。

劉章

謝太后，(唱西皮搖板)謝過了，太后恩，出離宮禁，今日裏，仗寶劍，大展才能，從今後，觀呂氏，定然謹慎，想謀朝，欲篡位，只恐不能。(下)

(唱西皮搖板)小劉章，太欺人，令人可恨。

衆 呂

(唱搖板)望太后，速報仇，早除禍根。

呂 產 祿

(同白)啓太后，如今劉章擅殺皇親，欺壓呂姓，太后何不將他治罪。

呂 后

劉章雖是膽大妄爲，無奈我已准他軍

令以當酒令，况他乃是高皇嫡派姪孫，素昔痛愛，他這一時年幼冒昧，待明日貶其官職便了。衆卿改日慶賀，退班！（唱西皮搖板）宴宗親，只落得，一場掃興，回宮去，暫安息，再作調停。（監宮女后下）

呂呂

產祿

（同白）可惱呀可惱。

呂

祿

（唱西皮搖板）似這等，欺侮俺，令人難

忍。

衆

呂

（接唱搖板）須速要，計議好，報仇之

兵。

呂

祿

（白）衆位子姪！

衆

呂

皇叔！

呂 祿

想太后懦弱無斷，你我何不趁此機會，剿滅劉氏，以取天下，爾等意下如何？

衆

好便好，只恐滿朝文武？

呂 祿

有何懼哉！想那王陵陳平，雖然智勇，無有兵權，也是枉然。周勃雖爲太尉，禁軍乃是我之心腹，何懼之有？

衆

既然如此，速速吩咐禁軍，殺出朝堂，先拿劉章王陵，然後再逼太后禪位與皇叔。

呂 祿

但是爾等須要努力而行之。

衆 呂

(同)遵命！

呂 祿 (唱搖板) 自古道，成與敗，皆由天命。

看將來，漢當滅，呂氏當興。趁此時，殺朝臣，奪取璽印。

衆 呂 (接唱) 有我等，何懼他，百萬雄兵。(同下)

▲第七場

(四文堂引權嬰周勃陳平王陵同上)

王 陵 (唱西皮搖板) 傳齊了，羽林軍(註二十六)，

紮營候信。披鎧甲，持戈矛，躲立午門。(白)列位！

衆 丞相！

王 陵 朱虛侯進宮，未知吉凶，你我雖是披甲隄防，須要小心在意。

衆 丞相之言極是。

劉 章 (內白) 走吓，(上唱西皮搖板) 斬諸呂，真個

是，行險僥倖。向午門，說與那，諸位大人。

衆 君侯出宮來了。

劉 章 列位大人，太后命我作了監酒令官，

軍令作爲酒令，欽賜寶劍，內中二人逃席，被俺揮劍斬之。

衆 哦，斬了二人！

劉 章 正是！

衆 斬得好是好，只恐激變生禍，這便怎麼處。

劉 章 事已至此，列公有何妙計？

陳平如今已是騎虎之勢，不殺呂祿呂產，

不但諸君身家不保，而且漢室社稷難安。

劉章欲殺諸呂不難，只恐禁軍不服。

周勃如此君侯且傳一令，令禁軍齊到，待某試探試探，見機而行便了。

劉章好！言之極是，呔！禁軍聽者，太尉

周勃等在此，傳爾等諭話。

四禁軍
四將官

(兩邊上白)吾等參見！

周勃站立兩旁，衆將聽者！

(衆將允)

周勃刻下諸呂，與朱虛侯不睦，欲動干

戈，爾等服劉氏者左站。服呂氏者右

站。本尉自有調度。以免爾等有關性命之憂。

劉章 衆將官。當初高皇帝創立社稷，恩養士卒，莫大之恩，今日誰敢右站。

衆將 衆將軍
將 站，並無一人右站也。

劉章 哈哈！此乃是先帝在天之靈驗也。

報子 (上白) 啓君侯大事不好！

劉章 何事驚慌？

報子 今有呂祿呂產叛逆。統領呂氏宗族子姪等輩，殺上來也。請令定奪！

劉章 再探！

報子 得令！(下)

劉章

如今呂祿呂產，帶領呂氏宗族，不念高皇戚誼之恩，意欲謀篡漢室社稷，豈能容他。呔！衆將官！爾等須要個個奮勇當先，齊心殺滅反賊，太尉與俺擒來。

周允

遵命。衆將官，一齊迎上前去。（衆將

同允同下）

▲第八場

（呂祿呂產衆同急急風上原場同下）

▲第九場

（周衆呂衆兩邊上會陣打下）（周衆兩邊上倒退尾聲同下）

（完）

二二 考證

監酒令戲本，依據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和陳丞相世家編製。事迹尙沒有多少附會；但說劉章斬逃酒的，是王陵陳平的計策，却是古書所沒有的。

四 註釋

(一) 呂祿，單父人。呂后姪。封趙王，爲上將軍，居北軍。後被周勃所殺。

(二) 呂產，單父人。呂后姪。封梁王，爲相國，居南軍。後被殺。

(三) 沛縣，在江蘇省。

(四) 蕭曹，指蕭何，曹參。

(五) 張良，號子房，韓人。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封留侯。

(六) 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豐人。滅秦滅項羽，有天下。在位十二年。

(七) 周武王，姓姬，名發，文王子。滅殷紂，有天下。

(八) 呂后，名雉，單父人。漢高祖后。

(九) 漢惠帝，名盈，高祖長子。在位七年。

(十) 鍊石補天，是女媧氏的故事。

(十一) 未央宮，漢宮名。在今陝西省西安縣西北。

(十二) 陳平，陽武人。事漢高祖，定天下。封

曲逆侯。惠帝時，爲左丞相。後與周勃合謀平諸呂。

(十二) 周勃，沛人。從漢高祖，定天下，封絳侯。漢文帝時，拜右丞相。

(十四) 王陵，沛人。從漢高祖定天下，封安國侯，爲右丞相。

(十五) 灌嬰，睢陽人。從漢高祖定天下，封潁陰侯。文帝立，拜太尉，進丞相。

(十六) 咸陽，秦都。今陝西西安縣，東有渭城故城，卽秦舊都城。

(十七) 漢高祖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苛法。」

(十八) 張蒼，陽武人。秦時爲御史；後歸漢，

封北平侯。文帝時，爲丞相。

(十九) 劉章，齊悼惠王子。呂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文帝時，封城陽王。

(二十) 建章，宮名。漢武帝造。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劉章口中，不能引用，這是劇本的錯誤。

(二十一)「芒碭」，二山名。在江蘇碭山縣東南。

(二十二) 韓信，淮陰人。爲漢高祖大將，平定天下。封齊王；改楚王；貶爲淮陰侯。後被呂后腰斬。

(二十三) 烏江，在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西楚霸王項羽兵敗自刎於此。

(二十四)午門，是後代的名稱，漢宮並無此門。

(二十五)彭越，字仲，昌邑人。初事項羽；後歸漢，封梁王。被殺。

(二十六)羽林軍，卽禁衛軍。漢武帝初置建章營騎；後改名羽林。

五 總評

我們並不反對婦女參政，假使呂后真有強國的方略，能夠繼續漢高祖的事業，把天下治得平安福利的話，我們倒不一定擁護什麼姓劉的，以爲劉氏得來的天下，非讓給劉氏子孫來做不可；反之，我們只認得那些爲民造福的

人，並且正因呂后是一個婦人，我們還要讚美她，說她是婦女參政的首創者，急先鋒，而將她的政績，用特號字記出，視爲我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呢！但事實却不盡然。

自秦亂以來，人民苦於戰爭，生活凋敝，已極達點；其間經高祖之世，尙未完全恢復。呂后稱制以後，理應任用賢良，勤施德政，使人民得以休養，海內從此殷富才好；誰知呂后見不及此，只亟亟乎以呂代劉是圖。因爲自己先懷了一個私天下的心思，所以呂氏宗族，也個個私天下的心思沒有遂願，反自招了滅族之慘！朝廷既然遭此變亂，那有四方百姓還能安居樂業的道理？當時民間間接受到的影響，縱

不舉出顯明記載，也不難想像而知了！

而且還有一件事，也值得提起的：當惠帝在位的時候，因為篤於小仁，不願與母親反抗，索性把朝政委諸呂后，自己一概也不問了。匈奴冒頓方疆，聽知呂后係一無知女流，便寫了一封信給呂后，其內容辭句，褻嫚不堪！當時呂后膽小，不敢發兵去征討，反而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國體與國威來講，又該是多麼大的一個恥辱和損失？

然而罪過也不盡在呂后；因為細考這次禍變的起源，實由於專制本身弊害的緣故。在專制政體之下，國家的大權，都攬在一個私人手裏。這個私人只要昏瞶一點，就易於被婦人所

惑，或受了外戚的包圍。試看呂后以後，宮闈亂政，和外戚專權的記載，不絕於我國的史書。苟非專制政體作祟，豈能有這些偶然的事實產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399B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民衆小說
戲曲讀本

監酒令

全一冊

實價國幣六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著 者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

編 輯 者 世界編譯館北平分館

印 刷 者 世界書局

發 行 者 世界書局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